



## 麦穗鱼香

闫英学

周日休息，妻妹在哈达山发电厂工作的儿子二亮，特意给我送来一兜活蹦乱跳的麦穗鱼，我用手提起掂量，足有二斤多。

麦穗鱼是北方特有的一种野生鱼。不像其它鱼类能长得很大，麦穗鱼天生就是“小鱼儿”，体型娇小，大的犹如成年人中指般大小，小的像是小手指那样粗细，甚至有的比小手指还要细许多，银白色的鱼鳞，头尖，呈扁平状，通体细长，因酷似麦穗而得名。

村后有一条小河，距离村子不远，站在老宅后院土墙的高岗处，就可以看到河堤上的一行行柳树。小河河道不宽，夏季上游来水时，河水有一两米深。芦苇、蒲棒、杂草丛生，各种鱼儿和河蚌很多。风平浪静时，河水很清，白鱼（故乡人称白条子）在河面上穿梭的影子随处可见，透过清清的河水，水浅的地方，河蚌行走的痕迹依稀可见。

麦穗鱼不像“白条子”那样，在水面上穿梭，它们主要群居在水草肥美的地方。

有一年夏天，小河发洪水，上游来水凶猛，几乎淹没了大堤和石桥。

几天后，洪水渐渐退去了。学校放暑假，我和哥哥，还有一个叫做白三的孩子，直奔大堤外侧的小水泡子。水泡子里不停地冒水泡，我们仨断定：这个水泡子里一定有鱼。

我们三个人手无寸铁，还是哥哥心眼多。他说，我们把小水泡子从中间拦断，垒成一条小水坝，用手淘水，淘干这边再淘那边，就会看见鱼了。

果然，水泡子里的水几乎被淘干了，一条条小鱼活蹦乱跳地露了出来，鱼鳞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着一道道银光。

没有装鱼的家什，我从附近的几棵向日葵上扯下几片叶子，把鱼全部装上，查看一下，几乎都是麦穗鱼。

母亲看到我们带回了小麦穗鱼，乐呵呵地说，晚上，我给你们做麦穗鱼酱吃。

母亲做鱼有一个特殊的技巧，无论鱼大小，也无论是什么鱼，在鱼下锅之前，母亲都要在鱼表面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，把鱼煎出黄黄的油色，多放酱油少放大酱，做出来的鱼别有风味。而且鱼不易碎，出锅时，还是完整的一条鱼。

我吃着自己辛苦“淘来”的麦穗鱼，就着米饭，那种幸福，那种惬意，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，以至于许多年后，我还清晰地记得，当时在水泡子里淘水捡鱼的情景，更记得母亲给我们做的那顿不同寻常的“酱汁”麦穗鱼。

## 远去的大锯匠

朱乃波

鲁班发明了锯，锯一直使用至今。“二人面对面，光着膀子干。为了一条缝，累得直流汗。”这是一则谜语，谜底就是拉大锯。有一首古老的民谣：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家门口唱大戏……”也说明这个行当历史悠久，人人皆知。

大锯一般体长两米多，整体呈直角梯形，两端有手柄，下端不固定，可以拿下来。斜面有锯齿，主要用途是把圆木锯成板材和方材，锯木师傅被称为“大锯匠。”他们有的走村串户，有的定点，为盖房子、打家具等有需要的人服务。

大锯匠使用的大锯属于顺锯，锯齿按左中右顺序排列，用眼看锯齿，呈三行排列。大锯破木材主要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搭架子，把圆木弄到架子上锯，另一种是挖个两米多深长方形坑，把圆木放在坑的横木上锯，这种形式搬运木材省力，适合长期使用。

大锯匠在锯木前要根据木材的用途确定下料的薄厚尺寸，把扒净树皮的圆木用墨斗两面打线，然后按墨线锯木头。木料锯到一定深度就会出现夹锯现象，这就要在木料头上板缝间夹楔子，增大木板间的缝隙，有的一个不行要加两个木楔。

大锯匠分上锯和下锯，拉上锯的人，站在圆木上，随着大锯的上下拉动，时而直起身子，时而弯腰弓背，一寸一寸地向后移动。拉下锯的则抬头挺胸，单眼吊线，脚步缓缓

向前挪动，大锯锋利的牙齿执着地追随着笔直的墨线，噬咬着木头。木屑雪花般从空中飘落，落在下锯的头发和身上，木材的年轮被一点一点切割，时光在一进一退中消逝。

我读中学时，家乡的小镇有个木材加工点。一个长方形像菜窖形状的大坑，上面横放着两根结实的松木，几个人把圆木放到松木上，固定好就可以锯木头了。

那时家乡的大锯匠大多是山东、河北人，当地的人少。在铁木社拉大锯的是一对父子，河北人。他俩手艺好，能吃苦，在这干了好几年。无论春夏秋冬，经常能看到他们一上一下拉大锯的身影。

拉大锯是重体力活，需要极好的体力，被人们称为四大累之一，“活大泥，脱大坯，吹大喇叭，拉大锯。”他们冬天干活只穿件薄衣服，头上还蒸腾着热气，夏季里太阳炙热，他们只穿个裤头，将一条大锯刷刷地拽上拽下，汗流浹背，挥汗如雨。圆木大多是湿的，把锯好的板材运回家去，放在阴凉处，底下垫平整。板材之间要用木条隔开，以利通风。

大锯使用时间长了就会变钝，这时大锯匠就要把锯拿下来，放在锯架子上，锯齿向上，开始伐锯。他们用三角锉或者菱形锉一下一下地挫着锯齿，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，使锯齿变得锋利。还要用工具向外掰锯齿，俗称“掰料”。使之更好用，

减少夹锯的机会。他们劳动一天下来，累得腰酸腿软，双臂疼痛。收工了，要歇息一会儿才慢慢走回家去。

诗人流沙河文革时被下放劳动，当过六年大锯匠，曾写过一首诗：“纸窗亮，负人去工厂。赤裸裸身锯大木，音韵铿锵，节奏昂扬。看它锯齿有情，养我一家四口，看它锯齿无情，啃我壮年时光。”

拉大锯不但累，还危险。拉上锯的站在圆木上拉锯，一不留神掉下来就容易摔坏，更严重的是有生命危险。有一家盖房子，请了两名大锯匠破板方。搭好了架子，众人合力把一根圆木弄上架子。一名大锯匠发现一边架子有点倾斜，就过去查看。就在这时，绑架子的绳子突然断裂，原木滚落下来，把大锯匠当场砸死。盖房子这家赔了不少钱，房子也盖不成了。

有一年秋天，我骑自行车去莲花乡舅舅家，回来时途经铁木社旁的锯木大坑，那天晚上特别黑，也看不清路，连人带车就掉进了大坑里。幸好坑里有厚厚的一层锯末子，没摔坏，费了好大劲，才将自行车弄出了大坑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，逐渐有了电动的圆盘锯和带锯，单调的大锯声才消失了，大锯匠的身影也渐行渐远。每当想起他们，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他们劳动的身影，耳边就会响起“咔嚓、咔嚓”的锯木声……

## 在最美边境线上行走（组诗）

于德北

### 图们江

我不可能整夜游荡在一条江边  
但现在，我就驻足在这里  
图们江，我心里唱着一支歌  
初升的月，把我的思绪都照亮了

你是从这里入海的  
我却是从你的源头一路寻来  
我寻你传说中的航标  
还有女人打水时留在涟漪里的笑声

一只提灯小虫进入我的梦  
老熊山的刻刀劈断了山崖  
还记得白桦树迎风摇臂吗？  
不用幕布，我们也能绣出整座星空

——图们江，你孤独地流淌着欢笑  
只有我，心甘情愿地在你脚边漂泊

### 在三家子村，我想起姥姥

姥姥说：“我是在三家子长大的，  
那里有一棵大榆树。”  
姥姥说，我离开故乡已经几十年了  
一次也没回去过

这个小脚老太太很倔强

倔强到连故乡都忘了  
她曾去旅顺救过自己的丈夫  
可是，那个丈夫却把她丢下了

今天，我从温特赫部城的门前过  
旧城墙上已经长满了荒草  
我看见一排大榆树在茁壮生长  
只是，姥姥说的那棵已经死掉

——姥姥，旧事里没有故事和传奇  
但是，依然保留着那段你和人间的距离

### 朝鲜族古村落

岁月本身都已经满脸褶皱  
只有你的笑容还那么鲜活  
金达莱寻一条心里的秘境  
一山的彩霞让春风都弯腰

我坐在你檐下的木板上  
用草绳点燃一支烟  
这双脚已经荒芜多年  
只有见到你，才肯除去那双陈旧的皮靴

老杏树，硕果像童年一样真实  
仅靠闪电又怎能照亮灰烬？  
打糕的香味百转千回  
米酒让一条街的客人变成云朵

——伽椰琴抚慰了少女的裙裾  
美妙的时刻，谁还晾晒那些无聊的哀愁？

### 集安啊！集安

边城不老，是因为一次次蜕变  
她用美丽证明她的美丽  
也用隽永回复她的隽永  
还有磐石的意志  
钢铁的柔骨侠肠……

在这里，所有的漫长会成为一瞬  
而所有的一瞬都记录下永恒

集安啊！集安  
你集下的所有隐喻、幽秘  
喧哗、激荡

实际上都是以安静的方式来完成的

### 高句丽壁画

这门径，山河的眉目  
早看破所谓的一波三折的虚空

辽阔的森林滋养的说辞  
辞不去胆怯者的畏惧  
也辞不去旁观者灵魂里的  
几千阶风雨飘零

只有真切地穿过它  
并流放自己的娇嗔和冷漠  
才能获得它的接纳与赞美  
获得澄澈溪流边的  
一次淳朴、简单的会晤

# 黑土地

